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入字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七

邪見部第十二　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創入佛法要須信心爲首譬如有
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
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
謗無三寶四諦無禍無福乃至無善
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世後世
衆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法名斷
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
經且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
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
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獄中他方劫
盡復生此方大地獄中如是展轉徧
十方界他方劫盡還生此間大地獄
中地獄罪畢生畜生中亦徧十方界
畜生罪畢來生人中無佛法處貧窮
下賤諸根不具常癡狂騃無所別知

雖非愚言緣是聰人學法言執者亦
名邪見故成實論云癡有差別所以
者何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能生
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是故癡能
增長邪見則成重罪以障聖道故
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
可轉故菩薩地持經云邪見有二種
一者可轉二者不可轉誹謗因果言
無聖人名不可轉非因見因非果見
果是名可轉是故惡業名為邪見善
業者名為正見不謗四諦迷聖道者
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當苦身以求
解脫如大逐由不知尋本故大莊嚴
論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尋
逐人來譬如癡犬有人打擲便逐瓦
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
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是外
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
但諸凡愚多迷真道不知觀察身心
無我但學苦行以為道者與外道無
行邪法謬執乘真唯成惡法故智度
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
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喻如

種善種雜修四天所感皆得生等

見之人此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為感

惡法一不如一不執少行善施無執易得

有執難度非直自壞亦損他人故感

實論云寧止一不行勿行邪道身壞命

終墮於惡趣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說偈責罪人

云

汝邪見愚癡　癡羂所縛人　今往至地獄

在於大苦海　惡見燒福盡　今最亂部

汝長地獄縛　此是汝舍宅　苦屬所見者

彼人非黠慧　一切地獄行　終於所誑

心是第一怨　此怨最為惡　此怨能縛人

送到閻羅處

爾時世尊而說偈云

癡心彌泥魚　住於愛念已　作業時喜笑

受苦時號哭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有愚癡　人心懷闇冥　都不能念惡

亦無念善心　譬喻常瘖啞　萬事不能為

聾盲中於者　無所能成熟　多習愚癡者

諸根不完具　生於牛羊中　然後墮地獄

月光童子經亦名佛說申日經云時

有長者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師語欲
請佛備今長者中門外鑿作五丈六
尺深坑以炭火過半細鐵為椽土薄
覆上設衆飲食以毒著中火坑不棄
毒飯足害以此圖之何憂不死如教
作之外道皆喜於是申日便詣佛所
殷勤請佛及諸聖衆是時世尊愍其
狂愚欲濟脫之默然受請申日內喜
果如其計須彌之毒大千剎火刀劍
鋒刃不能動佛一毛之力今以火坑
毒飯欲毀於佛譬如蚊蟲欲動太山
蜒蝶之翅欲障日月徒自毀壞不如
早悔尒時長者罪蓋所覆心不開解
世尊心念今受長者申日之請不與
常同廣現威神震動十方百千聖衆
兼諸龍神空飛地行不可筭計一時
到家為作利益佛以神德即變火坑
成七寶池八味具足飯成天甘食者
充悅六師惶怖各以遁竄長者歸伏
稽首千地嗚于佛足長跪自陳今以
覺寤從佛得度諸來會者皆樂法音
得福獲度不可稱計
又觀佛三昧經云尒時世尊告父王

言舍衛城中須達長者有一老婢名 [illegible]
毗低羅言勸家業長者勅使守執庫
鑰出內取與一切委之須達請佛及
僧供給所須時病比丘多所求索老
母慳惜瞋嫌佛法及與衆僧而作是
言我長者愚癡迷惑受沙門術是諸
乞士多求無厭何道之有作是語已
復發惡願何時當得不聞佛名不聞
僧名如是惡聲展轉徧舍衛城末利
夫人聞此語已而作是言須達長者
如好蓮華人所樂見云何復有毒蛇
護之喚須達婦而語之言汝家老婢
惡口誹謗何不擯出時須達婦跪白
夫人央掘魔等弊惡之人佛尚能伏
何況老婢末利聞之歡喜語言我明
請佛汝遣婢來到明食時長者遣婢
持滿瓶金助王供養末利見來而作
是言此邪見人佛若化度我必獲利
佛於尒時從正門入難陀侍左阿難
侍右羅睺佛後老婢見佛心驚毛
竪言此惡人隨我後至即時退走從
狗竇出狗竇即閉四門皆塞唯正門
開婢即覆面以扇自障佛在其前令

眉如針鼻所障礙迴顧東視東方有
佛繞西北方亦皆如是舉頭仰看上
方有佛從頭伏地地化為佛之手復
面手十指頭皆化為佛老婢閉目
眼開見虛空化佛滿十方界當時城
中有二十五旃陀羅女復有五十婆
羅門女及諸雜類并及末利夫人宮
中合五百女不信佛者見佛如來足
步虛空為於老婢現無數身皆破
邪見頭頂禮佛稱南無佛稱已尋見
化佛如林即發菩提老婢邪見仍未
生信由見佛故除劫八十万億劫中
生死之罪得見佛已疾走歸家白大
家言我於今日遇大惡對見於瞿曇
在王宮門作諸幻化身如金山目如青
蓮放勝光明作此語已入木籠中以
百張皮覆木籠上白疊纏頭却臥黑
處佛還祇桓末利白佛願化邪女莫
還精舍佛告末利此婢罪重於佛無
緣於羅睺羅有大因緣佛既還已
遣羅睺羅詣須達家度彼老婢羅睺
變作轉輪聖王時千二百五十比丘
化為千子到須達家以彼老婢為王

女言尒時聖王即便以如言來賜與
女而今女自見如王女言信大歡喜
而作是言諸沙門等謂我大言言
有道無一効驗聖王出世弘利益多
令我老婢如王女言作是語已五體
投地禮於聖王時曲躬白言王十善
女聞十善心大歡喜聖王所說義益
不善爲王作禮悔過自責心既調伏
時羅睺羅及諸比丘還復本寺老婢
見已即作是言佛法清淨不誑衆生
如我弊惡猶尚化度即受五戒成淸
陁洹將詣佛所爲佛作禮懺悔罪
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於虛空中作十
八變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見白佛言
此婢前世有何罪咎生爲婢使復有
何福值佛得道佛告王曰過去久遠
有佛出世名一寶蓋燈王入涅槃後
於像法中有王名曰雜寶華光子名
快見出家學道自恃王子常懷憍慢
和尚爲說甚深般若波羅蜜經大空
之義王子聞已謬解邪說師滅度後
即作是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讚
空義願我後生不樂見也我何聞梁

智慧辯才願於生生為善知識作是
語已教諸徒眾皆行邪見雖持禁戒
由誦般若謬解邪說命終之後墮阿
鼻獄八十億劫受苦無量罪畢出獄
為貧賤人五百身中聾癡無目千二
百身常為人婢佛告大王時和尚者
今我身是阿闍梨者今羅睺羅是王
子比丘老婢是徒眾弟子今邪見女
等發菩提心者是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昔佛在世時鬱
闍延城有嚴熾王問薩遮尼乾子言
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
形像惡言毀呰言造作者無有福德
其供養者虛損現在無益未來或嫌
塔寺及諸形像妨是處所破壞除滅
送置餘處或破沙門房舍窟宅或取
佛物法物僧物園林田宅象馬車乘
奴婢六畜衣服飲食一切珍寶或捉
沙門策役驅使責其發調罷令還俗
或時輕心種種戲弄或時毀呰罵詈
誹謗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以種種
傷害其身如是惡人攝在何等眾生
分中答言大王攝在惡逆眾生分中

大王應當上品治罪所以然者當以作
根本極重罪故有五種罪名為根本
何等為五一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取
三寶物自作教人見作助喜是名第
一根本重罪二謗三乘法毀呰留難
隱蔽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
有沙門信心出家剃除鬚髮身著染
衣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牢獄枷
鎖打縛策役驅使責諸發調或脫袈
裟逼令還俗或斷其命是名第三根
本重罪四於五逆中若作一逆是名
第四根本重罪五謗無一切善惡業
報長夜常行十不善業不畏後世自
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第五根本重
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自悔決
定燒滅一切善根趣大地獄受無間
苦永無出期若國內有如是惡人毀
滅三寶一切羅漢諸佛聖人出國而
去諸天悲泣善神不護各自相殺四
方賊起龍王隱伏水旱不調風雨失
時五穀不熟人民飢餓遞相食噉白
骨滿野多饑疫病死亡無數人民不
知自恩是過反怨諸天及善神祇

又觀佛三昧經云有七種重罪二罪
犯今來生墮阿鼻地獄經八萬四千
大劫一不信因果二毀無十方佛三
斷學般若四犯四重虛食信施五用
僧祇物六逼掠淨行比丘尼七六親
所行不淨行
又小五濁經云五逆罪外別有五逆
罪第一謾二親而事鬼神第二嫉妬
國君第三後生輕薄第四賤其身命
而貴其財第五去福就罪又中阿含
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惡行
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惡趣
泥犁之中受極苦痛一向無樂譬如
有人犯盜街王若其盜罪王即遣人
於晨朝時以一百戟而以刺之彼命
故存至於日中王復敕以二百戟刺彼
命故存至於晡時王復敕以三百戟
刺彼人身令皆悉破盡其命故存佛
告比丘於意云何此人被戟為苦不耶
比丘答佛一戟刺時猶尚苦痛況三
百戟佛即以手取少沙石如豆許
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
為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為喻

佛告[illegible]三百[illegible]苦泥犁苦如水
沙石泥犁一苦如雪山石百千万倍
不可為喻泥犁中苦其事云何若有
衆生堕泥犁中獄卒以斧燒令極然
斫身入鑊及以四方經百千歳極令
苦痛血不令終要令惡盡復生鐵床
以鐵鉗口吞熱鐵丸經百千歳復生
鐵床洋銅灌口經百千歳復臥鐵地
以熱鐵釘釘其身首經百千歳復出
其舌使㧊鐵地以釘釘之如張牛皮
經百千歳復挽頭鋤縛著車上經
百千歳復燒鐵地令在上行經百千
歳復燒大山令下舉足著上血出即
消爛足還生經百千歳復鎚鬲之經
百千歳極令苦痛血不令終要令惡
盡乃得出耳是為泥犁地獄中苦地
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中常處暗
冥無稠密食受苦無量不可具說畜
生罪畢或生人中若從畜生為人甚
難猶如盲龜遇浮木孔設生人中貧
窮下賤為他仆使所縛醜陋或根殘
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在
泥犁中輪轉無窮不可具說佛告比

丘凡夫愚人作身口意三惡行若獲
罪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中善
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
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與七寶俱人間
四妙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為樂不比
丘答佛一寶一劫猶為極樂何況七寶
四妙居也佛遂以手取小沙石如豆
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尸
何者為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
為喻佛告比丘轉輪王樂比天上樂
如小沙石天上之樂如雪山石百千万
倍不可為喻天上之樂其事云何若
生天上所受六塵無不隨意受極快
樂不可具說若從天上來生人間生
帝王家或生大姓大富大貴饒財多
寶名稱遠聞端正殊妙衆人所愛佛
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口意三善行
者獲福如是佛告比丘此是世間有
漏之樂若修善根迴向菩提於生死
中所受果報乃至涅槃終無有盡
又中阿含經云尒時斯和提中有王
名蟬肆樓大曲樂音與無量斯和
提梵志居士比行至尸捐和林遊□等

若鳩摩羅迦葉所有相問記切生一
而問我汝曰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
後世無眾生沙門鳩摩羅迦葉告
曰今此日月為是今世為後世耶王
曰彼作是說無後世無眾生迦
葉種種譬喻方便為說固執己見而
不捨之迦葉復告婢肆汝聞我說喻
若有智者聞喻則解其義婢肆獨奉
昔人彼行路時見有糞甚多無主
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飽多豬我寧
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去於中道
遇天大雨糞汁流漫污汙其身負
持未竟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
亦為眾人之所譏惡當知婢肆亦復
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摘癡終不欲捨者必
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
惡猶如養豬人婢肆王言沙門雖作
是說但我此見欲取表摘癡終不能
捨棄者迦葉告曰婢肆復聽我說最
後譬喻凡諸智者善喻不智者我不
復說法譬喻猶如大象為五百豬王
行險難道彼中道逢見一虎由見
虎已便作是念若與虎鬪虎自若欲鬪者

便可共鬪若不介者借我道過彼虎
聞已便語猪曰聽汝共鬪不借汝道
猪復語曰虎汝小住待我被著祖父
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
彼非我敵況祖父鎧耶便語猪曰聽汝
所欲猪即還至本廁處所宛轉糞中
塗身至眼已便往虎所語曰汝欲聞
者便可共鬪若不介者借我道過虎
見猪已復作是念我常不食雜小蟲
者以惜牙故況復當近此臭猪耶虎
念是已便語猪曰我借汝道不與汝
鬪猪得過已即還向虎而說頌曰

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鬪
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答猪曰

汝毛竪森森　諸畜中下極　猪汝可速去
糞臭不可堪

時猪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鴦二國　聞我共汝鬪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汙　汝猪臭熏我　汝鬪欲求勝
我今與汝勝

喬者也華吉日擇掛若波婆耶患補

療終不捨者後自受無量苦二惡亦

爲衆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狼豺猪勝

也曄王尚散喜奉受末上乃智

正報頌曰

六賊誘邪偽亡識亂真實謗毀正理

妄語假貪瞋惡業從猜作恚言不喜聞

一入無間獄万苦這纏身

習報頌曰

邪見習癡業阿鼻受苦毒劫盡入中生

復與邪相續邪正既相違自然成諍訟

此心若不改連環未絕獄

感應緣 略引十三驗

宋沈僧覆 宋唐文伯 宋王淮之 魏崔皓 隋釋慧雲叔 唐荊部郎中宋行質 唐姜勝生

宋釋道志 宋周宗 宋沮渠蒙遜 周武帝 唐太史令傅奕 唐姚明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飢荒逐

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

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

衆僧相[illegible]鄉里數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夢[illegible]數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因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焉
[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人[illegible]便見
人以火燒之[illegible]衣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壽未
可[illegible][illegible]未久制坐而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裂
狀如火燒吳郡朱亶親識僧[illegible]具見
其事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僧令
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衆
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壇壁
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
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
時去來輒驚噭應聲流血初猶日中
一兩如此其後稍甚刺者稠數傷痍
徧體中呼不能絕聲同寺僧衆頗疑其
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
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
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
此苦酷生受楚考死嬰刀鑊已糜之身
唯垂哀愍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
或足充一人今日并請願具為懺悔昔
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姬人不
可復得一分貫錢在陳照家今可贖

敢道志旣死諸佁合律賄得相誅弃 [illegible]
設祿職初立人復相誅時序轉通道
終不要人合家倍復為禮并存者不得
著馬年餘而同學等勞苦夜困閑坐
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者也自說云曰
死以來備嬰痛毒方畢年物未有出
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保相救
於苦酷之中時有閒息咸自聞已故
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悲傷
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久乃銷歇出
事在泰始末年其寺好事者已具條
記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蒲博
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
上佛弟屢竊取久後癩病一告云祟
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
兒致此吾當試更虛盜看復能病可
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
四枚及盜取之以為腰帶不盈百日
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晝時
在元嘉年初卒
宋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
劉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

遇害國開村於天下盛興出進一三十年無有

信徒中有佛像以水淋於地曰非福

取出村食金其一人金剛並手輕之

獨不得今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

五人相從病瘴而死不得今者獨獲

全免

宋王稱之字元會邪人也無以傳事

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無有三世

元嘉中為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絕少

時還復暫蘇時康令猶道力省異

下林合淨之言力曰始經年後不虛

人死神猶信有微矣道力曰明府生

平置論不分今何見而果淨之敘居

答云神言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平

而終 右事出冥祥記

宋祖時有沙門曇摩識者博

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

順拜蒙遜為涼王仍求曇摩識蒙遜

惜而不與摩識意欲入魏屢從蒙遜

請行蒙遜殺之既而左右常白日

見摩識以劍擊蒙遜因疾而死 右一事出冥祥記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

太平真君七年太武皇帝信任崔浩

邪佞諂諛崇重寇謙號爲天師太學
釋種毀破浮圖廢棄淫祀時諸良久
曰如康僧感瑞太皇金寺若也除毀
恐貽後悔又於後宮內掘地得一金
像貽乃織之陰處尤痛號聲難忍大
史卜曰由犯大神故於是廣祈名山
多賽祀廟而屏苦尤重內痛彌甚有
信宮人屢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
像請祈佛者容可止若貽曰佛為大
神耶識可求之一請便愈於慶易之
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請求洗懺
從受五戒深加敬重也太武皇帝方
知冤謙陰用邪謀乃加重罰以置四
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足蹋
以盡形命徒當之流並皆斬決至庚
寅年大武遭疾方始感寤兼有曇始
白足禪師來相啓發生愧悔心即誅
崔皓到壬辰歲太武帝崩孫文成立
即起浮圖毀經七年遷興三寶至和平
三年昭玄統沙門釋曇曜既前凌廢
欣今再興故於北臺石室寺集諸僧
衆譯經傳流通後賢之徒使法藏住
持千載不墜准此攝地權像明知秦

周已有佛教驗矣
昔後周承魏運魏接晉其餘則偏王
訖無依據而宋齊梁陳之曰自有司
存國亡帝落遂即從諸筆削可不然
予周之先祖宇文覺者即西魏大承
相黑泰之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爲魏
帝西遷長安改衣幡爲皂色號大統
元年一十八載改年廢帝立魏齊王
四年而堯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
毓爲帝四年而崩立弟邕爲帝太祖
第三子也開闢大度統御群小立十
二年殺叔大冢宰晉國公護父子十
人大臣公家改元建德至三年内納
道士張賓妖佞云佛法於國不祥遂
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國又於
前代數百年來公私寺塔掃地除盡
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州縣佛寺出四十千
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万還歸
編戶帝以爲大周天下無事不謂禍
發身殘大患志高慮遠改元宣政五
月而崩太子贇立殺齊王父子八人
改元大成二月立子衍爲太子禪位
與之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立四

皇后威儀服飾倍多於昔大象二年
五月天元崩子衍立二月一日改元
大定二月禪位於隋周凡五帝二十
五年治業長安
隋開皇十一年內大府寺丞趙文昌
身忽暴死於數日唯心上暖家人不
敢入斂後時得語者周怪問文昌說
云吾死已有人引至閻羅王所語昌
云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
貧無物可營功德唯專心誦持金剛
般若王聞此語合掌讚嘆善哉善哉
善哉汝能受持般若功德甚大不可
思議王語所執之人好勘當莫令
錯將人來使人少時之閒勘當錯
即報王言此人實錯計活更合二十
餘年王聞此語即語使人安引文昌
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將來使人受
教即引文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見
數十間屋甚精華麗其中經卷皆悉
遍滿金軸寶帙莊飾極好文昌見已
善心彌發一心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
卷大小似舊誦者文昌怡怡恐非眼
若求使却換使人不肯然見及道云

[illegible]

功德之中最為第一昌即開看多是
金剛般若經又昌彼將至王所令一
人執案在西昌見大舍內出函向經案邊
昌誦經從入勘試一字不遺普通
利時王放昌還家仍約束昌大發勸
受持此經勿令廢忘令一人引昌從
南門出欲至門首使見周武帝在門
東房內頸著三重鉗鎖喚昌云汝
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湏共汝語又
昌見是主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云汝
識我不文昌答云昔為衛陛下奉
識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舊臣今
還家為吾具向隋文皇帝說吾諸罪
並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
當時為衛元嵩發我滅佛法此來數
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問元嵩何
處生王道不得武帝答云吾當時不
歸元嵩言錯滅佛法元嵩是三界外
人非是閻羅王所能追攝為此追之
不得汝歸隋帝乞吾少物營修功德
望藉福資得出地獄昌受囑辭行少
時出南門外見一大糞坑中有一人頭
髮從坑出昌問引人此是何人引人答

云此是秦將白起坑趙卒寄禁此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罪猶未了引人將吕至家得活吕經
三日所患漸瘳吕以此事具奏文帝
文帝出勑徧下國内人出一錢爲周
武帝轉金剛般若經兼三日持齋仍
勑録此事入於隋史
隋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游
眺爲務年至十八乘驢止于叔家叔
覩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
牆下有黄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
方爲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懼告婦
婦曰是公無剛眼華所致耳聞已復
往又見西牆下黄衣人云勿殺道人
若殺大禍交及叔懾乃止明旦辭往
姊家叔又持刀逆之告雲曰此路幽
險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
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傍
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
高遠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叔
家見開化深懺昔罪乃奉縑十疋夫
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永斷毒
心緣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乘
好物何事累人自傾學徒聞皆儉素

大有善惡不測数年 [illegible]第十一張 合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曆数聰辯能剸談自武徳貞觀二十許年常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為塼瓦之用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與同伴傅仁均薛賾並為太史令賾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賾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賾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仁均曰可以付泥犂人賾問泥犂人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答曰皆悉有之又問曰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被配越洲為泥犂人矣言泥犂者梵語翻為無間大地獄苦也長命旦入殿見薛賾因說所夢賾又自說泥犂人之事二人同夜闇相符會共嗟歎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賾既見徵仍送錢付奕并為說夢後數日間而奕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惡徵不可具說臨在殿庭親

見三官說夢皆同 [illegible]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
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至永徽二年
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
史王璹暴死經二日而蘇自言初死
之時見四人來至其所云官府追涉
璹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向北
為之廳上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
廳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
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子二百許人
或冠或髻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
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璹至
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璹辭曰
貞觀十八年任長安佐史之日因何
改李須達籍荅曰璹前任長安佐史
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
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罪也廳
上大官讀其辭顧謂東階下老囚
曰何因妄誣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
由璹改籍加須達年大豈敢妄耶璹
云璹至十七年改任吉身見在請追
驗之官司呼領璹者三人解璹縛將
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

曰他改往大分明汝無理今遣老因
出此門外皆閙多有城城北皆有安
精神是惡處大官國書案上謂璹曰
汝無罪放汝去璹辭拜吏引璹手東
借璹辭倍倍即璹膺曰好去吏引璹
出東南行度三重門每皆勘覿膺印
然後聽出至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
粉三戶並開狀如官城門守衛嚴切
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
人從後喚璹璹迴顧見侍郎宋行質面
色慘黑色如漆地露頭散帶著故緋
袍頭長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
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
高一丈二尺許大書牌上曰此是勘
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
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
人坐行質見璹悲喜曰云汝何故得
來璹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
質捉其兩手謂璹曰吾被官責問功
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苦加
之飢渴寒苦不可言說君可努力至
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四
囑之璹乃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璹還

出金光門入令入流等拜謝百餘等送
我錢遂不與人令復將汝去因即驅行
前因絶見更來矣曰君果無行期與
居而穌至十五日請與錢明日復
此物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哭泣入
良久乃至候倒遍出印至其所居隆
倒之即至君家請如信行至精推之
三百步當見一處精舍破見明可推
曰未取請許因問路吏曰但東行
曰吾不用汝錮錢得自錢期于五
豈不因耶請恣之因覘諸曰從今史
吾向若不早將汝過今一日受縛
來何為見贖吏即謂曰君不得無行
我錢一千請不應西首曰吾無罪放
出未請請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
可行並待少時見向者迸請之後門
及南首是擒座床無障後問不
門外果如湊請不知所在少年換西
因少年拱其一同中二為及驗即放出
汝被擒何可當請為汝却其中物
其耳推人令夫請走又至一門吏曰
方勤貴事汝何人輒至因俱持
未及言耶出有情人來曰我

助我錢又[illegible]人買紙百張作
錢送之明日諸又病困復見吏曰君
半能與我錢爲錢不好請研謝請吏
作許之又辦至二十日時令用六十
錢買白紙一百張作錢并酒食白於隆
政坊西門渠水上燒之既而身體輕健
遂令詢不復臨問其事時與刑部侍
郎劉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將在大理
鞫問請劉召請至與辛卿等對問之
云可[illegible]
豳州故城人姜勝生武德末年忽
遇惡疾遂入豦山營療積年不損後
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
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
但爲我續手令汝所患全愈忽憶於
武德初年在秦地裏打雀於故村佛
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捕雀
有人見者云道裂經大罪滕生汝更
悪爲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搠落
從夢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
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
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
愈鄉人號爲聖像又像並皆見

若
唐[illegible]明解者本是普光寺沙門
聰敏有文藻工書翰善丹青
琴亦當時獨步每於佛網文[illegible][illegible]門
至龍朔元年[illegible]本院[illegible]人弟是[illegible][illegible]又
并弟歸俗頗有[illegible]言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記
夢於相知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福
無福業不遵內教今大受一罪[illegible][illegible]飢
之德有故人之情願能惠一飡不[illegible]
甚夢中許諾及其寤後乃爲設會至
夜纔眠即見明解來[illegible]謝之至二年
秋中又託夢於書工曰我以不信佛
法今大受苦痛努力爲我[illegible][illegible]三卷
經執手殷勤贈詩言別教書工讀之
入偈令記寤乃憶之其詩曰握手不
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illegible]短悲哉
泉路長松林驚野吹[illegible]葉落寒[illegible][illegible]
辭何以贈留心內典章
其書工素不識字忽語乃倩人錄之
將示明解知友故人皆曰是明解文
體不惑聞見者莫不[illegible][illegible]示道俗
傳之非一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illegible]